





此豈不獨奇

莊子第一卷

逍遙遊第一



莊子卷一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者。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於交鳥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音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殫。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

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比。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



而不知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  
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  
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  
至人無已神人无功聖人无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  
矣而猶浸濯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蒲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為庖人雖  
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有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  
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  
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  
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  
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  
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  
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

取奇矣  
攝身不疑  
之如其攝云  
也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又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可乎。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

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

反泝音統統音曠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

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

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

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

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

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



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音來又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胡到反而獨不聞之，參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雞音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音杏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愚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緜緜。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洹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之涉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茵。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日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非因非。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可。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筵與極厲與西施恢  
愧憍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  
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  
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  
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徂公賦享音曰  
朝三而莫四衆徂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徂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  
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  
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  
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  
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  
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  
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  
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

載之末年不取何也



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講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

且得无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矜也。請言其矜。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音團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曰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鮪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獮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  
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謂有謂有謂无謂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  
瑩也而在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  
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  
人役役聖人愚范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  
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  
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  
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方真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  
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  
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  
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暮遇之也既使我與  
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



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有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子第一卷終

莊子第二卷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  
 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躋砉音書也又音書也然嚮然奏刀騞音麥又音麥然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謩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極也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苦管苦天二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力甚微謠訛及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焉公文軒見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也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拍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

此音握勢相傾  
紅懸室稅  
音美

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紅精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



僮音於  
拊音府

之疑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  
僮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  
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舜放禹攻有扈，國為  
虜，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盡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  
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  
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斲音奇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  
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  
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  
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  
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  
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  
而不謀，雖固亦无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



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  
 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  
 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  
 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  
 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則  
 鳴、不入則止、无門无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則

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  
 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  
 止、天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  
 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  
 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  
 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  
 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變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  
 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  
 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  
 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  
 心者哀樂不易施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

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妄安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缺故法言曰傳其  
 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  
 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



獸死不擇音氣息沛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  
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大子而問  
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无方則危  
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  
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  
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  
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  
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達之入於无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  
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  
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  
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蜾蠃



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  
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  
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  
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  
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槨莫干以爲柱則  
蠹是不特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夫狙梨橘柚果力果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  
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  
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  
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  
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詭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  
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南  
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嘆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狝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兀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

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控鉞治解音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  
行善術卻曲无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  
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  
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  
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  
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水  
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



也在久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  
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  
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  
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  
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

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  
處則无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  
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  
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  
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  
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



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泥全德之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

子爲彼且斬以誣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桓楛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



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  
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  
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殽門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  
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  
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妻資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  
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

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允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  
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  
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菴烏大癩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和，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會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

於人也。警五羔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莊子

卷二

莊子第二卷終



